

\*\*\*\*\*

# 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重要文件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台北召開「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茲將其中重要文件刊登於次：（編者附誌）

## 開幕詞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長 吳俊才

茲當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開幕之際，本人謹代表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和大會籌備委員會，對出席會議的中、美兩國學者及今天光臨大會的貴賓們，敬致歡迎之熱忱，同時也要感謝我們政府的支持，以及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南卡羅林那州立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與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所給予的贊助，使大會能夠如期順利的舉行。

「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舉行的主旨，在於交換中、美學術界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心得，增進相互的了解和認識，從彼此切磋之中，謀求雙方更密切的合作。並且希望經由客觀的探討，俾能對中共政權的本質和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下的實況，獲致正確的共同認識。

近十餘年來，中、美兩國的學者們，對中共問題的研究，已有很好的成績。舉例來說，美國的學者們，由於有良好的研究設備，充份的資料，和採用很科學的研究方法與技術；對個別問題的研究，有卓越的成就。而中國的學者，因為語文上的便利，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嚆嘽，加上本身多年來對中共鬥爭的實際經驗，以及掌握了許多珍貴的原始資料，所以在綜合性的研究方面，成績亦斐然可觀。我之所以舉例，不在比較研究的優劣或異同，而在

說明，從事研究工作，因其本身具備的條件不同，除了應該互相參證互增認識外，最好還要能從事面對面的直接接觸和探討。

這次會議的主辦機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近年來接待了數以千計的來訪外賓，證實了以上的看法。一九六九年十月，本人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赴美考察東亞問題之研究，即曾就此問題與有關中美學者請教、交換意見。大家都感覺到應該促成雙方學者間的學術研討會，每年一次，在中、美兩國輪流舉行。本人回國以後，開始為實現此項構想而努力，迅即獲得國內外有關機構的贊助和支持。經過一年的籌備，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乃得在中華民國台北市如期舉行，使中美研究中共問題學者們的共同願望初告實現，個人內心深感快慰。但是，由於籌備時間的短促，籌備工作未臻週密完善，加以各種條件的限制，未能廣邀各方學者出席，在此深引為歉。

中國古諺有云：「士乃國之寶，儒為席上珍」，學者專家的受到推崇，自古已然，無分中外。其所以如此，因為他們擁有專門的知識，深遠的研究，同時又能作冷靜的判斷，提出遠大的理想，貢獻於人類的福祉，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更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光采斑斕，輝耀寰宇。中共問題，在當前，是關係世界安危禍福的一項重大問題，使舉世許多

\*\*\*\*\*

傑出政治家感到棘手；同時，也是一項使一般人撲朔迷離的問題。為了解答它，許多學者專家埋首研究，以求獲得正確的答案，正因為它是如此重要，所以各方面對於學術界的真知灼見，極為迫切的需要。

中共問題之不易了解，不僅由於牠的思想、理論與制度與一般民主國家迥異，且更以牠的長於偽裝，表裏不一；詭詐的辯證、策略的運用與資料來源的封鎖，在在使世人迷惘，受其矇蔽。而一項錯誤的判斷，如據以作為一個國家的決策依據，那就必然要導致不可避免的災難。在座出席本會的學者都是研究中共問題或者有關專門的專家，當然了解中共對知識份子，特別是具相當影響力量的學者專家之摧殘迫害，實無所不用其極。因為毛澤東知道，極權的統治，必須首先鉗制人民的思想，以中共政權之殘暴與毫無理性，故強迫學術、教育與輿論界首先接受其洗腦，以便控制，自然是雷厲風行。廿年來，在中國大陸上，不但沒有說話的自由，更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過是毛澤東的欺騙手段之一，「偶語者棄市」，凡膽敢批評中共的人，沒有一個不被整肅。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大陸又遭受一次空前浩劫，在無止無休，無孔不入，無遠弗屆的大整肅之中，知識份子更難倖免。不過，知識份子之所以可貴，就在於他們雖然有少數人一時被矇蔽，但絕大多數人決不放棄其追求真理的決心；而外在的摧殘迫害愈是兇猛，愈是激發他們良知良能的反暴熱潮。所以大陸內部反共抗暴的火種，在知識份子當中散播最廣，而在中國大陸以外的自由地區，學術教育界對摧殘民主自由的公敵，也莫不切齒痛恨，口誅筆伐，以求伸張人權，維護正義。今天我們中美學術界的朋友們，聚集一堂，研討中共問題，其最終的目的，也為的是爭自由爭民主，反迫害反暴政。

我們再看當前的中共，外表上不獨與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有所不同，甚

或與一年以前亦有所變化。實質上究竟如何，對一般人來說，也是一個謎。舉例來說，中共的本質究為所謂土地改革者，新民族主義者，抑為徹頭徹尾的共產極權主義者？中共是否繼承了中國的文化傳統，還是完全背棄中國文化？中共政權是否穩固？中俄共的關係如何？奪權鬥爭的真象如何？周恩來的地位又是如何？中共的對外關係發展，是基本政策的改變，抑或只是策略的轉變？中共的經濟潛力如何？中共尖端科學發展的前途如何？中共的醫藥衛生措施，是福利政策的體現，抑或是反科學的急救手段？中共是無神論者，抑或對宗教採取優容？中共黨史的真偽問題等等，均為有待研究的問題。

學術研究的目的，原不在於反對不同的見解，強異為同；而在循各自自由的途徑，尋求真理，途殊而同歸；中國孔子所謂「道并行而不悖」，即屬此義。學術研究的價值，不限於本身的見解能够成立，而在運用之中，產生良好的效果和影響。本會以同一範疇相探討，這是一項智慧的結合，也是對真理的追求。本人深信，中美學人在虛心和客觀的探討與切磋之下，儘量發揮各自的見解，聽取不同的意見，對中共問題，當能提供更正確的解答，並且使我們的研究成果，在全世界發生深遠的影響。

這次會議，收到了中、美學者提出的許多篇論文，也安排了幾次學術性的講演和展覽。議程相當繁重和緊湊，作為地主國家主辦單位的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以能為出席學者們效勞，感到光榮，更為各位的不辭辛勞，深表敬佩。

各位學者先生們；中國古代哲學家莊周有句名言：「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今天聚中美學人於一堂，在和諧和友誼的氣氛之下研討學術，更符合中國的樂道精神，我相信必能為各位帶來愉快，給會議帶來完美與成功！謝謝各位。

## 開幕典禮致詞(一)

副總統兼行政院院長 嚴家淦

主席、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在此開幕，家淦承邀出席致辭，深感榮幸，特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向大會致誠摯的賀意，並向出席會

議的中、美學者專家敬表歡迎之忱。

家淦深知，國際政治問題的解決，固然有賴於各國領導人物的睿智、遠見、勇氣和果斷；但解決的途徑，也有待專家、學者以他們的智慧與學養，

向決策者提供良好的研究，以作正確判斷和決定的參考。這種關係，有如耳目的對於視聽，不能缺少。當然，我的這樣說法，並非解釋學術附麗於政治，學術本身自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但我認為，學術能善運用於政治，不僅可以光大本身，亦且造福人羣。

「中國問題」的發生，應該追溯到一八三九到四二年的中英之役，也就是所謂鴉片戰爭。從那時開始，中國由閉關自守的情況，在屈辱之下踏進了國際社會。此後一百三十年間，中國所經歷的劇烈變化，對世界各主要國家都產生了很大影響，而在近代世界史中實占重要的一頁。也因之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注意，漢學的研究受到重視，即屬其中之一。至於所謂「中國大陸問題」，是其中新近產生的問題。

自一九二一年共產黨在中國誕生，以至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沉淪，中共不止為中國人民帶來空前災難，更為亞洲鄰近國家帶來無休止的戰禍，成了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者。這一時代的悲劇，不僅為國際政治投下了氫彈，也是學術界值得去深深探討與思索的問題。

我中華民國政府，今日在台、澎、金、馬自由基地從事艱鉅的復國建國工作，實際是代表着愛好自由、和平，忠於正義、公理七億中國同胞的共同願望。家淦確信，吾人的奮鬥目標，在海內外所有中國同胞的一致支持之下，雖歷盡艱危，終有成功之日。同時我們也認為奠定世界和平，消弭亞洲戰禍，唯有從消滅中共，解決「中國大陸問題」着手。而這一問題的解決，我們也很清楚，當求諸於中國的本身。因之吾人必須堅忍不拔，力挽狂瀾，但也深盼一切主張正義公理的國家和朋友们，予我們以精神上的支援。

近二十年來，中華民國的學者、專家們，在與中共實際鬥爭環境中從事

中共問題的研究，有了極佳的成績，不但在國際間已經樹立了學術地位，也給政府提供了正確的參考，良用嘉慰。家淦特藉此向中國的學者、專家們致衷心的敬意。同時我更感到欣慰的，是目前美國許多負有盛名的學府，對「中國大陸問題」都正寄予濃厚興趣，而以第一流學者、第一流設備與最佳的研究方法，從事研究，其卓越的成就，已為學術界放一異彩，家淦併向美國的學者、專家們表示欽佩之忱。但我覺得，中、美兩國在研究「中國大陸問題」上的成就自屬可喜，而兩國在研究工作上的交流、合作，更堪慶幸。中國的古諺說：「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今日欣見聚中美學人於一堂，相互發微探隱、質疑問難，當可預見將來更進一步合作的成功。

在此家淦另有不得不一提的，最近以來，中共正在展開它的所謂外交攻勢活動，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偽裝，來掩飾它赤化全球、奴役人類的猙獰面目。若干國家竟不加深察，或予以外交承認，或竭力為其進入聯合國奔營，這些國際政治逆流，不獨予堅持正義原則的中華民國以打擊，抑且為瓦解具有崇高理想的國際組織，點下火種，我們是深以為慮，也深以為危。家淦深盼所有研究中共問題的學人，能將中共的眞正面貌公之世人，為挽救世界厄運克盡職責。也望所有國家的決策者，從學者、專家的研究結果開啓遠識，那麼不但將直接或間接地避免自己的國家陷於禍害，全人類都將獲得福澤！

尊敬的貴賓們、朋友們，家淦今日以地主國的行政首長身份躬逢盛會，得聆學人的宏言讜論，必要開張視聽，深叨教益。謹在此再為致意，并祝大會成功！並願以東道主的身份，歡迎美國的朋友，對敝國的各方面，多作聽聞，不吝批評指教。謝謝各位。

## 開幕典禮致詞(二)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所長 堪培爾

主席：

自從本人上次訪問中華民國之後，迄今已經七年了。在此期間，台灣的經濟成長令人印象深刻。甚且即使在本人於星期日抵達此間的極短時間內，

本人對於物質進步與繁榮的各種顯著的跡象，感受極深。本人不得不指出在過去五年內本人在中華民國所觀察到的同中國大陸所顯示出的動亂、分崩離析、與不安定之間的對比。

然而更具意義的是，我們今天在此共聚一堂舉行此次國際性學術會議。這樣的一次聚會與我們所研討的主題，乃是自由探討的精神的表徵；這種精神發自內在的安全感，而只有在那些能够辨明它們欲加保存的價值和知道它們本身命運的國家內才有這種安全感。

如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這次聚會，證明了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在文化與教育方面的進一步合作。本人為美方與會人員之一，謹代表來自太平洋彼岸的全體人員，對台北方面採取此一重大步驟促成這次會議的主辦機構——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致最大的敬意。他們的殷勤招待，使我們大家賓至如歸。本人特別要代表胡佛研究所對吳俊才教授給予我們的歡迎，表示謝意。

我們大多可以回想到，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除了純漢學的研究之外，許多對中國的重要研究工作是由美國學者首先發起的。在這方面，本人身為一位經濟學者，特別想到約翰·布克（John Lossing Buck）有關中國農業經濟與土地利用的著作，以及卡爾·瑞莫（Carl Remer）有關外人在華投資的研究。當然，布克的名字對中華民國而言，更具有意義；此間曾親眼看到或參與農復會工作的中國朋友們，對他都將永誌不忘。這些和其他的研究工作，是在中國大陸進行的；當時在那裏能够自由地進行研討，曾有許多美國人到中國大陸去研究和教書。

自一九四九年以後，由於缺乏自由，以及無法對大陸進行自由的探討，而促成了美國方面對中國研究的顯著發展。不僅中國研究中心和中文課程的數目增加了，而且幾乎每一項亞洲研究計劃都有某種與中國有關的研究和教學。許多研究機構，包括一些規模很小的，均開有有關中國或中國語文的課程。

只要瀏覽一下此次會議與會人員的名單，便可看出，美國全國各地的高級研究機構均派有代表在此。東海岸的哈佛、耶魯、與哥倫比亞等對東亞的研究由來已久。其他如匹茲堡、聖若望、與罕特爾等，雖然各項研究計劃大多成立不久，俱都欣欣向榮。華盛頓則有喬治城大學與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代表。美國中西部、南部，和西南部的代表來自密西根、南伊利諾、南加羅萊納，以及達拉斯。本人尤感高興的是，見到西海岸白漢曠與華盛頓（西雅圖

）的代表，以及加州的六個教育研究機構——史丹佛、柏克萊、加州大學、南加州大學、藍德公司、舊金山州立大學，以及舊金山大學的代表。

尚其他的許多研究機構，如威斯康辛大學、堪薩斯大學、康乃爾大學、芝加哥大學，以及史丹佛研究所等，有關中國的研究亦正在進行之中，同時也出版了重要的研究報告。因此，美國全國正廣泛致力於鼓勵對中國的研究，而這種擴大的情形大部份均發生在過去這二十年之內。

這種廣泛努力的成果，可以從有關中國的出版品數目的不斷增加中得到證明。根據亞洲研究協會每年的書目，在一九四九年以英文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籍，僅有一百七十八本。十九年以後，即一九六八年，以英文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籍總數增加到六百五十九本，幾達四倍之多，且大部份均係在美國出版。

諸位也許特別想知道中國學者們對於這種研究與寫作的擴大情形所做的重大貢獻。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一百七十八本書中，僅三十本（約佔總數百分之十六）是中國學者所寫的。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六百五十九本有關中國的書籍中，有一百六十四本（佔百分之二十五）是中國學者所寫的。在某些特殊的部門，中國學者們所具有的權威地位，受到他們的美國同僚們的公認。美國的許多學者同他們的中國朋友們攜手合作，而這種合作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在這方面，本人願為諸位指出本人所熟知的一項特殊情形，即自一九六〇年以來，胡佛研究所已經出版了十九本有關中國大陸的書籍。這些書籍所涵蓋的範圍很廣，包括紅軍的政治工作，連江人民公社，匪俄衝突中的領土要求，三冊有關武器管制的書籍，一些有關中共工業、農業、與地方開發的研究，中共的外匯，以及一些大部頭的書目索引等。這些研究之中，有許多曾在美國及國外，包括諸如莫斯科等地，引起廣泛的注意。

雖然在美國對中國的研究興趣在過去二十年內已經擴大了，但是對中華民國學者們所做貢獻的認識却是最近不久的事情。然而這種情況業已逐步得到改善、修正了。南加羅萊納大學、聖若望大學、與胡佛研究所為本會議美方的共同贊助機構；這一事實，證明了我們對台灣學者們對於與我們共同利益有關的這個部門所做貢獻的敬意。美國的研究機構廣泛地派有代表在此；這一事實，再度證明了我們對中、美兩國在中國研究方面的巨大合作潛力的共



同體認。沒有人會爭論這種合作將能適當地延續下去。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我們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籌劃、指導這種合作，以及如何維持這股合作熱誠。

在這方面，本人樂意指出，胡佛研究所為最先同中華民國、特別是同我們的主辦機構——國際關係研究所——建立交換與研究合作計劃的機構之一。在過去幾年內，由國際關係研究所推薦的八位學人曾到胡佛研究所從事他們的研究工作。他們是：史元慶、吳春熙、李天民、王漢中、張棟材、孫德湘、雷崧生、曹伯一。這幾位先生之中，今天有數位在座。他們包括國際關係研究所的主任秘書和他的幾位同事。他們有關劉少奇、中國大陸的經濟組織、以及華僑的著作——僅指出這幾點——均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問題的瞭解。

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卜遜尼、副所長史塔爾，均曾在此項交換計劃下來台講學。國際關係研究所也為胡佛研究所提供廣泛的研究資料和報導。我們相信，對此項交換計劃應細心地加以培養，且應對新的合作方式與新的合作計劃加以研究。

這些交換和共同研究的努力，只是我們兩國之間廣大的文化與教育交流的一種小小的反映。美國人對傳統的中國價值，對中國文化及其延續性的鑑

## 開幕典禮致詞(三)

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今天在此集會，本人得以名譽主席資格講幾句話，深感榮幸。本次會議承諸位貴賓光臨，中美學者專家參加，並承嚴副總統蒞臨致辭。本人首先表示由衷謝意。本研討會由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發起，並承中美雙方著名學術機關——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及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南加羅萊納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贊助，會議期間復承中國國民黨史會、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國防部情報局舉辦資料展覽，本人亦願藉此機會一併致謝。

中美兩國之間訂有科學合作協定，中美人文及社會科學聯席會議曾不止一次舉行，而太平洋兩岸研究中共問題的學者專家聚首一堂，研討中國大陸

賞，其程度越來越深；而且比起對日常瑣事的那種曇花一現的興趣來說，更加耐久不息。本人相信，對這種長期性的相互利益加以培養是必需的；同時，我們應該促進對我們的個別文化與社會的更大的相互瞭解。在自由探討的範圍內，繼續合作以促進相互的瞭解，這為我們兩國提供許多的機會和可能性。本人確信，這些努力將可使有關的學者們極為滿意。

我們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式之一，也許就是以英文和中文發表研究心得。本人預料，研究成果將由國際關係研究所或由台北方面贊助本會議的其他一個研究機構的名義以中文出版，同時由美國方面的一個研究機構的名義以英文出版。希望這些研究成果能達到美國與中國的讀者手裏。

本人還建議以此種共同努力的方式來擴大與我們有關的研究範圍，不僅要研究中國問題，還要研究美國問題。中國的學者們已使我們對中國有進一步的瞭解，這使我們美國人獲益良多。我們也希望我們能幫助中國的朋友們瞭解美國，以報答他們。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從事於世界各地——包括美國——的社會變動的研究所。如果我們能在促進我們的中國朋友們對美國研究方面有所幫助，我們極願盡其所能。

主席先生，最後請允許本人向您和我們全體祝福，希望大會圓滿成功。且讓本人再度對你們的殷勤招待致感謝之忱！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劉季洪

問題，此為首次。國際共產主義威脅人類自由與世界和平，中共尤為愛好和平自由人士的主要憂慮。本人深信本次研討會交換意見，不僅可以加強中美學者間研究中共問題的合作，而對中國大陸問題的進一步了解且有益於整個世界反共大業。

五十年前國際共產黨在中國製造一個支部，自始即以中國革命為世界革命的主要工具，中國人民固深受其荼毒，其他愛好和平、自由的人民亦深受其威脅。有中國大陸的沉淪，而後才有朝鮮半島戰事的發生；自中共轉其侵略箭頭於中南半島，整個東南亞便無一日安寧。今日越戰的拖延，中東的動盪，拉丁美洲的不安，非洲的滲透，甚至東歐的鬥爭，莫不有中共的魔影。一百二十年前如果說共產主義的魔影在歐洲出現，今天的情形則是中共的魔影

在世界各處作祟。

中共之竊據大陸是先在我們主要友邦的輿論和外交上打擊我們的政府，使我們失掉國際上必要的協助，我想諸位之中一定有不少人可以證明此說。

一般人當初對共黨問題未加重視，對共黨本質未加研究，以致輕易誤信其虛偽宣傳，也是造成共黨壯大的因素之一。我願在此引述與共黨鬥爭最具經驗的 蔣總統的話來說明。 蔣總統檢討反共鬥爭的成敗得失之時，指出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製造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普遍散佈，我們對這些理論認識不清，警覺不夠，不了解真象，為其所騙，是造成失敗的重要缺點。今天

中國大陸上發生的事情令觀察者迷惑的，較以往更多。如果我們再缺乏細心鑽研，精密評價，則所犯錯誤將較以往更甚。

自中共竊據大陸，美國學術界「中國研究」的重心便轉向中國大陸問題，中國學術機關也設有以大陸問題為主或專研究大陸問題的研究所，學術界不

## 閉幕詞

各位貴賓：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自十二月十五日開幕以來，按照程序進行，到今日已圓滿結束。茲當閉幕之際，本席首對這幾天來各位專家學者的辛勞，有關方面的支持，新聞界朋友們的合作，以及大會工作人員的努力，表示敬佩；尤其感謝 蔣總統在日理萬機之中，特以茶會款待我們與會同仁，使本會更為成功。這次會議不僅對中國大陸問題作了深入而客觀的研討，而且也使得中美兩國的學者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接觸，為彼此的幫助和合作奠立了堅實的基礎，這是最豐碩的收穫。

大會期間，曾經聽取了中美兩國學者對「中國大陸問題」研究與資料蒐集的現狀，目前中國大陸的實況以及中國社會變動之文化系統，等專題報告，也曾經參觀了自由中國所藏對敵鬥爭、中共禍國、及其對外侵略等史料展覽，這些報告和展覽，無論對彼此的了解或者對中共本質的認識，都是極其有益的，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論文的討論。本屆會議共收到論文卅六篇，都是中美兩國學者的精心傑作，諸如中共之史的研析，中共之經濟潛力與瘋狂備戰，中共內部之派系鬥爭，中俄共宣傳伎倆之比較研究，中共之文教設施，中共對外策略與手段，中共憲草之探究等。無不根據確實的資料，客觀地

僅不再視共產問題為單純的情報分析問題，且進而從事國際合作共同研討，這是一可喜現象。中美兩國一受共產禍害最深，一為中共對外三反路線的首要目標，各有許多研究中共同問題的學者專家，也各搜集許多可供研究之用的資料，進行合作，交換意見，極其自然，也極為有利。本次研討會議程所列，除分組討論外並有雙方有關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概況及研究資料搜集的報告，中共史料及當前中國大陸實況資料的展覽。本人深信經過交換意見，聆取報告，參觀展覽之後，對中國大陸問題必更增進了解，中美兩國從事同一問題研究之人必更加强合作。本人更希望以此項合作為起點將來可以發展為許多國家學者之間共同研究計劃。

在中共高唱把三反鬥爭進行到底的今天，中美兩國近百位學者專家在此集會研討中國大陸問題，估量中國大陸情勢，實具深長意義。敬祝本次會議成功。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 吳俊才

予以反復研討，獲得正確的結論，此等研討的成果，當以專輯出版，以為本會留下珍貴的紀錄，并供未能出席本會的有關學者參考。

在本會開會之前，為時將近一年半之內，即一九六九年六、七月間至最近，中共在外交上重施其偽裝和平之誘騙故伎。活動倍增，不獨又獲得國際間一二國家之外交承認，并且陰謀混入聯合國企圖更趨積極和明顯，足徵中共外交策略的運用，是在鼓盪國際政治的洶湧暗流，野心更為狂妄，然就本會對中共外交策略與其憲草研究，則確切證明中共政權，對內為殘民以逞的極權暴政，對外為擴張侵略的帝國主義，不管牠在策略上如何轉變，在表面上如何偽裝粉飾，其奴役人類赤化世界的目標是不變的，其殘暴的本質是不變的，寄予任何幻想，均屬不切實際。

本會同仁在此數日中的反復研討，不止在闡明某些事實，也為證明一項真理——暴君及其虐政，絕不容於人類文明，個人深信，吾人由學術的探討，進而得精神的契合，已加深了真理正義必勝的信念。 蔣總統在本年十二月十七日於主持國家安全會議時，曾在會中有一段話說：「目前中共的笑臉攻勢，雖已引起若干國家的錯覺與幻想，但這種錯覺與幻想，不久便會破滅

。因為中共的目的，是要造一切國家的反，造這個世界的反，所以不久便會露出其猙獰的真面目，任何國家與中共建交後無不招致滲透顛覆與侵略的災禍，過去如此，今後亦必如此。蔣總統又說，無論今後國際情勢如何演變，但自由世界不會容忍共產勢力繼續不斷的擴張侵略，推行其暴虐奴役的統治，則是非常明確的事實，目前姑息氣氛的瀰漫只是一時的現象而已，因此在全球性的反共鬥爭中，中共愈囂張，我們的責任愈大，祇要大家堅定信心，堅持原則，精誠團結，勇毅奮鬥，於進步中再求進步，於革新中再求革新，必可加速反共建國大業的勝利與成功。」我想自由中國砥柱中流力挽狂瀾的

## 閉幕致詞

主席、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會就將閉幕了，我相信，對我們全體而言，這確是一個令人鼓舞、令人滿意的經歷。本人有機會代表來自另半個世界的人說幾句話，深感榮幸！我們來此是為了共同研討與世界偉大文化中最古老的一個文化的前途有關的、與和平和發展問題有關的、與文化自由的基本問題有關的一個主題。

雖然，許多論文的見解必然會給予我們大家深刻的印象——這些論文從經濟的分析談到政治的人物、從軍備控制談到邊界問題；我相信，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更清晰的了解與共同認識，那就是：等着我們去做的仍舊很多。由於中華民國主辦這次會議者的睿智，將本會定名為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請注意這是涵有深遠意義的。我希望，這是我們大家從事有效的、有價值的交換經驗的起點，而且，這一個好的開始，是如此有計劃、有組織的策劃執行，它也肯定了我們未來的集會與成果。

誠然，當我們回顧過去的一週，我們之中任何一個來自美國的人都可提出某些的意見。雖然，在細節上，我們的意見可能有些不同，但我相信，我可以有信心地代表美國的代表們歸納為五點：

第一、我們非常欣賞在這次會議過程中，所保持的學術性的尊嚴。這也是任何一次有益的學術會議必備的條件。誠如大會主席吳俊才教授在開幕詞中所指出，中美學者可以相互切磋以了解中國大陸問題的多方面；但是，祇有當誠實地追尋知識並尊重不同意見的完整性得以保持之時，才能做到這一

勇氣，以及舉國上下所致力的復國建國工作，應能獲得我們的朋友們之體認。最後，本人願在此鄭重宣佈，第二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學術研討會，將在美國舉行，由胡佛研究所主辦，本人相信中國方面當樂予提供一切可能的協助，使第二屆會議能有進一步的發展和收穫。

由於會期短促，並且聖誕佳節日近，在議程之外不能多作活動安排，招待亦難免欠週，本人謹代表地主國向遠道蒞臨的美國朋友們致歉。茲當驪歌高唱，別離在即，本人謹再向出席的貴賓們致謝和道別，敬祝旅途平安，聖誕快樂。

美國南卡羅林那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 吳克

點。這確實是一些今日中國大陸問題學者與知識分子以辛勤工作所彰顯的事實及其重要性。我們美國人必須加倍感激中國的與會者在其論文與評論中所持的學術性的超然態度。總之，我們現在所分析的正是他們自己的國家、人民和親戚的情況；同時，在討論會中所顯示的一些事實，也說明其在這方面所付出的人力。

第二、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我們不知道和無法知道的仍然很多。有時由於保密，或政治性與爭論性的運用統計資料，或由於引證與消息的不可靠，以及資料採取的武斷與意識形態的出發點等等，這些或那些因素常會妨礙合理的分析，也使昨天認為絕對正確的，今天變成完全正確了。所以，通過像這樣的一個集會，交換不同的見解與見識越發重要。如果我陳述我個人的意見，我猜想在某些卓越的論文所涵蓋的範圍內，關於大陸發展的情勢，我們所知道的比一些高級共黨當權者本人還多。他們的彼此分立通常使他們不能像我們一樣享有這種交換與分享的方式。

第三、很清楚，我們在研究中國大陸問題上有很多部門尚未包涵——「勞動改造」究竟有甚麼實質的經濟意義；三三制與半年輪放的依據（計算出的或規定的）、消極抵抗的方法、文化革命後幹部訓練班的課程，以及很多其他項目。對於如此一個文化悠久而人口衆多的中國作繼續研究的機會是永無止境的。

第四、我相信，我們的這次會議充份地表明，對一個成功的學術上的交

流，物質條件與計劃是多麼重要。對於我們美國來此與會的人，事不管大小，都是有求必應。很多有這樣毫不保留的操勞，關顧學者們的膳宿和他們的舒適！你們已把我們寵壞了！

第五、我相信，我可以為我們全體代言，我們深刻的明白，像我們這樣的會議與在中國大陸內學術的分析被貶值，知識的潛力被蔑視，正構成一個強烈的對比。我們能够在這個已奠定的鞏固基礎上，建立一個越來越有生命力的交流與相互探討的自由，使這個對比對一個觀望的世界格外有意義。因為，全世界所需要的是一個和平的中國，不是一個其領導人聲稱「戰爭是一個大的學校」的中國；而是一個對人們敞開大門的中國，不是一個生活在自我孤立中的中國；是一個作家、藝術家、音樂家、詩人依其靈感創作的中國，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意識形態教條主義創建文化沙漠的中國；是一個以重禮義、尚高雅、敬老尊賢、以及其他文明社會的特點為主的中國，不是把這些價值作為摧毀的目標的中國。

在我們聚會之後，很多話湧上心頭，但其中最後的一點，確實值得我們大家注意。那就是，我們對大會贊助人深懷感激不忘之情，尤其感激吳俊才

## 由美來華學者致吳主任謝函

自美來華參加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的全體出席會議的學者，於大會閉幕前，聯名致大會主席吳俊才，感謝地主國家之主辦及贊助機關之熱心，使大會得到成功。他們在簽名中指出：中國大陸問題關係中美兩國共同之利害。並保證今後當繼續合作。簽名原函全文如下：

此次同人等遠承

貴所惠邀，參加第一屆中、美大陸問題研討會。備荷款待，感情雅誼，感何可宣。中國大陸問題關係中美兩國共同之利害。同人等對此問題雖早有關注，但或限於地理之遙遠，或由於語文之隔膜，輒恐研討所及，尙未能悉得其真髓。此次承

貴所嘉招，得見第一手之原始資料，與第一流之綜聚與分析，實覺獲益不鮮。中國古諺有云：「千里之行，起於跬步」。西諺亦有云：「良好之開始，為過半之成就」。同人等以為此次集會乃中國大陸問題共同研究之跬步，亦

教授的創意與不懈努力，他完全了解我們兩國間學術交流的重要性；也感謝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們，他們已創出奇蹟，使我們每一個人在此些近乎悠閒的日子裏有了極大的收穫。

在此期間，我們自由地探討這一個顯然容易引起爭論的主題，這可為中華民國之昭然的自信與進步作證。我很榮幸，在近二十年來會很多次來此訪問，我可以證明，有充分的理由延續其信仰與信心。

我國偉大領袖亞伯拉罕·林肯在美國歷史上最具有決定性的時刻，曾說過一個國家一半被奴役、一半自由是不能夠繼續存在的。這一點可引用於所有的國家，而且我們現在可以感覺到，格外可引用於中國。這裏，在中華民國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機會，不僅可藉此表明自由的優越性，而且顯示其蔓延性。你們能够以你們的楷模顯示一個信心的基礎，相信一個未來的、積極與全世界交往的和像以往一樣為全人類富足作出貢獻的自由中國。

我們在這裏所說的話會很快被遺忘，但是我們確信不疑，把我們聚在一體的那種精神與原則將歷久彌堅。

謝謝各位。

卜遜尼等

即本問題研究成功之開端。此後尙當繼續合作，共事切磋，以無負貴所發軔造端之宏願及先生倡導肇劃之美意，敬以此預卜來年之勝集。今當臨別，聊申祝賀感謝之忱，并請將此微意轉達於各款待機關之前，不勝感荷

簽名人：卜遜尼

多布林斯基

李又寧

卡羅爾

吳元黎

吳文津

杜瑞爾

辛頓

林邁可

吳克

陳錫恩

格拉瑟

柯貝克

海耶爾

唐德剛

馬大任

葉孔嘉

強生

韋燕庭

堪培爾

奧格森伯

斯卡拉賓諾

鄭培爾

薛光前

鄭竹園

鄭語希

懷亭